

教师专业发展进阶：传道、悟道和弘道

谭煜敏（硕士，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面对教师专业发展技术化、碎片化与功利化的现实困境，应以“师者之道为核心”，重构教师专业成长的哲学框架与实践路径。本文依据现代教育新理念，对教师专业发展开展新探索，并提出“传道、悟道与弘道”。“传道”，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教育使命的传承与价值观塑造；“悟道”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教师教育智慧的生成与专业自觉；而“弘道”，则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升华、教育理念的创新与辐射引领。

关键词：教师专业；传道；悟道；弘道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强调教师不仅要作知识传递者，更要做价值引领者与教育创新者。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传承人类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提出的“传道、授业、解惑”，诠释了教师的基本内涵，但不可避免带有当时的时代思想局限性。身处教育理念不断更新的数智时代，重新思考教师专业发展，需推动传统“传道授业解惑”理念的现代转化，可概括为“传道、悟道与弘道”。

二、传道：教师专业发展的根基

中国自古以来重视“道”，但对“道”的看法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子》对“道”的解释是：“道者，万物之奥。《礼运》：“故人以为奥也”^[2]，即道代表事物的根本，事物皆有本，这就是“道”。除客观规律之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政治主张、思想理论体系也是教师所传之“道”^[3]，即人文文化的“人道”，反映的是

主观世界。教师所传的“道”是基于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价值观、道德准则与学科育人内核。

（一）传统“传道”的内涵与现代化转化

1. 传统“传道”的内涵。“传道”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根基。传统语境中的“传道”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强调“育人先育德”。现代语境对于“传道”的扩展，体现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科学精神、人文情怀等学科核心素养，更是“课程思政”时代要求的具体体现。教师应在教学工作中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不仅要让学生学习到学科知识，更要在思想道德层面完成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素质的塑造与培育。

2. “传道”的现代化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传道”，核心在于传递儒家伦理纲常与社会价值规范。然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历史征程中，这一职责面临着深刻的时代转化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和教师工作，对新时代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要求。“四有”好老师包括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以及有仁爱之心；“四个引

路人”要求教师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以及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标准的提出，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更是教师在新时代提升自我，更好的开展“传道”工作应当遵循的准则。现代化的传道不仅停留在知识道德培育层面，还应培养学生的主体性，关注学生的个人发展，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

（二）传道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教师要继承好中国古代“传道”精神中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摒弃旧有思维模式，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为我们理解和实现新时代教师“传道”提供了科学而全面的认识框架和实践指南。

第一，加强理想信念的定向作用。“有理想信念”和“做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将“传道”的目标锚定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师的“传道”，本质上是传递知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4]。这要求教师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成为学生政治认同与价值塑造的引领者。

第二，将立德树人与仁爱之心融合。“有道德情操”与“有仁爱之心”，以及“做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将传统的师德修养拓展为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系统实践^[5]。其核心是“仁爱之心”，要求教师将对国家民族的大爱与对学生的关爱相统一，在尊重、理解、关怀中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与高尚品格。

第三，重视培育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有扎实学识”是基础，但“传道”的现代化更强调“做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和“做创新思维的引路人”。这要求教师不仅是知识的拥有者，更要成为点燃学生求知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科学探究能

力与创新精神的点火者^[6]，进而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勇于创新，适应知识与科技革命的需要。

第四，注重传播动态知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将传道与传递知识相联系，古代传道的核心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伦理体系；进入当代，刻板地向学生传递书本知识，已无法满足数字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本质要求“知识”的概念和范围从静态走向动态，教师所传“知”之“道”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原本孤立的、非此即彼的知识点发展成在丰富的情境中流淌着生动文化灵性和鲜明价值品格的活知识^[7]。传道不再是刻板守旧、照本宣科，由教师以单一灌输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而是在更广阔的场域下，以互动的方式传递给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教师要求的重要论述，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教师师资文化，更是将“传道”思想进一步发扬并赋予其新时代内涵。“传道”不是单向灌输式的传授知识与思想品德，而是教师在传授知识与思想品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内容，传授知识方法、培育创新思维，同时将个人的品德修养与胸怀国家民族的大爱结合起来。

三、悟道：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

悟道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重点在于教师教育智慧的内化。叶圣陶说：“教训对于孩子，冷酷而疏远；感情对于孩子，却有共鸣似的作用。所以谆谆告语不如使之自化。”教育需要教师用心灵感悟体悟，如何激励、引导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做到唤醒而非伤害学生，都需要教师亲身体悟感知。

（一）、“悟道”的本质：从“经验型”到“反思型”的跨越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教师只有自身拥有博学的学识和仁爱的品德，且不断求知问道再而悟道，方能成为好老师^[8]。《论语》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为真理而死、为正义而亡的信仰追求，不仅停留在了解，更多在于行动。《礼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前四句都可用一个“知”字概括，学习的目的不能仅停留在“知”上，更应通过实践探索真理。《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自诩的是一种精湛的技艺，他称之为“道”，也承认这种道近乎“技”。具体做法是靠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对牛的骨骼筋络了如指掌：三年之内，还用眼看，三年之后便可以做到不用目视，仅以“神遇”感知。庖丁的这段经历，恰恰展现了手艺从新手到“经验型”的转换过程。但从认识世界本质的角度看，庖丁解牛所达到的仍然只是比较初级的阶段。教师不能仅注重渊博的学识、精湛的教学技能，在实践中不断反思：反思教育方法是否适合学生，是否能将知识有效传递给学生，而非单纯灌输。

教师“悟道”重要的是对教育本质的再认识。教育的内涵是不断发展的，认识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向前推进。但是对于一定历史时期，教育具有稳定性，认识的可变性不足以改变教育质的规定性。从古至今，我们对教育的本质产生了诸多认识，并不断地演变改进。总的来说，现代教育的本质是教育的再生产。教师角色也从对学生的“知识传递”转向关注“生命成长”。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提到“教育是灵魂的唤醒”^[9]。他认为，按照精神发展程度的不同，可将教育分成三类：经院式教育、师徒式教育、苏格拉底式教育。经院式教育维护教师权威，要求教师遵守刻板的知识体系，以灌输式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师徒式教育以教师为绝对核心，学生的认识建立在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之上。苏格拉底式教育则是雅斯贝尔斯真正认可的教育模式^[9]：师生双方地位平等，在教育中不断反思总结，没有固定模式，双方可对知识进行自由的探索与追问。苏格拉底的产婆术要求通过平等且触及灵魂的对话，唤醒学生潜在的精神力量，使其自发自觉地思索生命的意义。在这无限的精神追求中，每个人都应承担起超越自身存

在的责任。这正契合教师群体“蜡烛精神”的内涵——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学识与教学经验，更需意识到时代在发展，学生的思维也在变化。刻板的遵循某一套教学方法，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教师应跳出传统过度关注自身经验的模式，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方法，反思自身的学识行为。

（二）悟道的实践路径

“悟道”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命题，其本质是在教育实践中实现对教育规律的深刻把握与教育价值的自觉践行。正如叶澜教授所言：“教师的专业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更新’取向的主动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重构与超越”^[10]。教师的“悟道”并非抽象的哲思，而是扎根于教学场域的实践智慧，需通过“实践—反思—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知行合一”中达成对教育本质的理解。结合当前教育改革要求与教师专业发展规律，悟道的实践路径可概括为以下三重融合。

首先，坚持教学实践和教育反思相结合。教师要在实践中持续探索，在实践中悟出真理，不断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研究教学方法，用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武装自己，并以此指导实践。教学实践是教师悟道的根基，而教育反思则是将经验升华为理论的“催化剂”。杜威曾指出：“反思是对经验的重构，它使经验具有意义，并为未来的行动提供指导。”^[11]教师的教学实践不应是机械的重复，而应是“带着问题行动，在行动中研究”的动态过程。

其次，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教书”是知识传递的过程，“育人”是价值塑造的过程，二者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工具”与“目的”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12]。教师若只关注知识的“输入与输出”，而忽视价值观的引导，便背离了教育的本质。顾明远先生曾强调：“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13]。教师

要时刻关注到学生的学业状况，及时施教并且尊重关爱学生。重教尚学是中华民族时代传承的优良传统。《荀子·大略》提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14]。教书与育人的融合，本质上是对“教育温度”的坚守。育人是教书的“魂”，只有将价值引领渗透于知识传递的每一个环节，才能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最后，坚持教学和科研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的“两张皮”现象长期困扰教师专业发展，根源在于二者被异化为“实践”与“理论”的对立关系。事实上，科研是教学的“导航仪”，教学是科研的“试验田”，二者的融合能形成“以研促教，以教带研”的良性循环。邓小平先生说“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15]。教师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转变传统的以“教师、课堂、教材”为中心的教学观念，树立全新的研究型教学理念，形成科研与教学相融合^[16]。教学与科研的融合可从“问题导向”切入，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难点即为科研课题，这种“实践出题—科研解题—成果反哺”的模式，既能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又能推动教师从“经验型”向“反思研究型”转变。

悟道的实践路径，本质上是教师在“实践—反思—融合”中不断逼近教育本质的过程。坚持教学实践与教育反思相结合，能让经验升华为智慧；坚持教书育人相结合，能让知识传递承载价值使命；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能让实践探索获得理论支撑。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是一棵树动摇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9]。教师的“悟道”，最终指向的是对教育本质的敬畏与对生命成长的守护，这既是教师的职业使命，更是教育的永恒追求。

四、弘道：教师专业发展的高阶

（一）“弘道”的内涵拓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重视“道”，并形成了

“士志于道”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提出并阐释了教育家精神“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弘道追求体现了教育家精神的最高境界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是新时代教育家的崇高使命。

第一，弘道要求教育家拥有胸怀天下的格局和情怀。钱穆先生说：“人道有家斯有国，又当于国之上而有天下，此乃中国传统文化治所在”^[17]。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树立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襟和价值追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既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要主动防范化解冲突与灾难，助力人类安居乐业，实现和平共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18]。正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家提出“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彰显出中国教育对人类文明传承与发展的担当。“道既是天下大同之道，也是当今人类文明和谐共处之道”^[19]。

第二，以文化人是教育家应有的担当。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著名的教育家潘懋元先生的从教经历很好地体现了“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潘先生始终致力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体系，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体系相结合，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与人文精神，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人才。新时代的好教师应当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筑牢学生文化自信的精神根基，进一步增加学生对中华民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天下为公的现实意义。

（二）弘道的实践维度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弘道”的思想源远流

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观点。教育者应以主动担当的精神，将“道”（即真理、价值与文化精髓）融入教育实践，实现文化的传承、价值的引领与生命的唤醒。

首先，当代教师的价值追求应当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传统的“道”的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日增育人本领，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新时代教师应保持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始终以追求真理、传播真知为己任^[20]。同时，在教学中主动植入价值引导，避免“去政治化”“去价值化”的错误倾向。教师对学生的价值锚定应避免“独断论”，强调“对话性”。《学记》中“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教学原则，启示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平等对话中引导其认同“道”的内涵。

其次，文化是“道”的载体，教师弘道的过程本质上是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创新。《国史大纲》中钱穆先生指出：“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之处，正在其能不断吸收他人之长而不失其自我”^[21]。教师作为文化的传承者，需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寻找平衡点，既要避免“厚古薄今”的保守主义，也要防止“数典忘祖”的虚无主义。传统中《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论述，不仅是学习方法的指导，更蕴含“知行合一”的生命智慧。现代则关注科技革命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重构，《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思想，为教师应对数字智能时代下教育变革提供了文化依据。

再次，弘道的终极指向是“唤醒生命”，即通过教育活动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使其成为“自觉的弘道者”。《孟子·尽心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的性善论，为生命唤醒提供了哲学基础，教师需要相信学生内在的“善端”，并通过教育引导其生长。《学记》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的论述，则是说明教师需以“琢玉”之心，帮助学生实现

生命的唤醒。陶行知在《生活教育理论》中提出“教学做合一”，强调教师需要以“做为中心”，让学生在实践里去体悟“道”，这种“做中学”的弘道方式，契合了《中庸》“君子遵道而行”的实践智慧。教师的示范作用，更是最直接的弘道方式。《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古训，印证了教师人格对学生的影响。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弘道方式，往往比刻板说教更具感染力。

最后，弘道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教师与学生在实践中的双向成长。《礼记·儒行》“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的论述，强调教师需要以“终身教育”的姿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道”的理解。叶澜教授在《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中指出：“教师的专业发展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更新’取向的主动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反思、重构与超越”^[10]。教师的弘道实践，最终会落在“知行合一”的自我超越，即在教育行动中不断完善对道的认知。从孔子的“仁道”到陶行知的“真道”，从钱穆的“文化之道”到现当代的“育人之道”，教师始终是“道”的传承者与创造者。教师的弘道之路，最终指向的是对生命教育、对文明的守护。

五、“传道、悟道与弘道”的逻辑关联

传道是教育的基础，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指教育者将人类文明积淀的“道”有意识地传递给受教育者的过程。《论语·述而》中孔子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明确将“传道”置于教育目标的首位；孟子在《尽心上》进一步强调“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将“传道”视为教育者最高的使命。悟道是核心，解决的是“为何教”的问题，是受教育者在接收传道后，通过思考、实践与反思，将外在的“道”内化为自身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的过程。《中庸》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正是对“悟道”路径的经典概括：

从广泛学习、追问疑惑、深入思考、辨析真伪,最终付诸实践,完成“道”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化。弘道是升华,是解决“如何影响更多人”的问题。将弘道作为教师的特殊使命,对于教师而言“授业”与“解惑”固然重要,“弘道”同样不可或缺。身为师者,既要精于“授业”与“解惑”,更要将“传道”摆在首要位置,自觉将促进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师专业发展的进阶本质上是“传道—悟道—弘道”的价值升华过程。从传递知识价值到内化智慧再到引领共识,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教育意义的建构者与社会文明的传播者。从“经师”到“人师”再到“引路人”,教师的专业发展始终围绕“道”的传递、内化与创新展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强调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李强作出批示丁薛祥出席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并讲话[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23(10): 4-5.
- [2]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 [3] 李军, 崔峰. 传道授业解惑——教师职责基本内涵新探[J]. 中国高教研究, 2007(2): 87-89.
- [4]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J]. 中国地质教育, 2014, 23(3): 3.
- [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5): 16-23.
- [6] 顾明远. 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J]. 中国教育学刊, 2018(10): 3.
- [7] 李晶, 刘晓玫. 论教师“传道”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重要论述为指引[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1, 41(1): 36-40.
- [8] 叶天放. 大学教师的悟道与传道[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1(1): 22-26.
- [9] (德) 雅斯贝尔斯 (Jaspers, K.). 什么是教育[M]. 邹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 [10] 叶澜.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 [11] (美)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 姜文闵,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 [12] 张东刚. 学好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N]. 光明日报, 2023-10-16.
- [13]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 [14] 荀子 [M]. 方勇, 李波,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1904-1997)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 [16] 王成华. 明惑、谳要、悟道: 青年教师教学成长之道[J]. 辽宁教育, 2012(20): 27.
- [17] 钱穆. 钱穆先生全集 文化学大义[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 [18]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J]. 社会主义论坛, 2023(9): 2.
- [19] 刘铁芳, 孙露. 返本·开新·复命: 教育家精神的内涵阐释[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5(2): 8-17.
- [20] 肖正德, 周天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教育家精神的历史渊源及时代弘扬[J]. 中国教育学刊, 2025(5): 25-31.
- [21] 钱穆. 国史大纲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